

始余嘗服伏苓，久之良有益也。夢道士謂余：「伏苓燥，當雜胡麻食之。」夢中問道士：「何者爲胡麻？」道士言：「脂麻是也。」〔一〕既而讀《本草》，云：「胡麻，一名狗蝨，一名方莖，黑者爲巨勝。其油正可作食。」則胡麻之爲脂麻，信矣。又云：「性與伏苓相宜。」於是始異斯夢，方將以其說食之。而子由賦伏苓以示余。乃作《服胡麻賦》以答之。世間人聞服脂麻以致神仙，必大笑。求胡麻而不可得，則妄指山苗野草之實以當之〔二〕。此古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者歟？其詞曰：

我夢羽人，頤而長兮。惠而告我，藥之良兮。喬松千尺，老不僵兮。流膏入土，龜蛇藏兮。得而食之，壽莫量兮。於此有草，衆所嘗兮。狀如狗蝨，其莖方兮。夜炊晝曝，久乃臧兮。伏苓爲君，此其相兮。我興發書，若合符兮。乃淪乃烝，甘且腴兮。補填骨髓，流髮膚兮。是身如雲，我何居兮。長生不死，道之餘兮。神藥如蓬，生爾廬兮。世人不信，空自劬兮。搜抉異物，出怪迂兮。槁死空山，固其所兮。至陽赫赫，發自坤兮。至陰肅肅，躋於乾兮。寂然反照，珠在淵兮。沃之不滅，又不燔兮。長虹流電，光燭天兮。嗟此區區，何與於其間兮。譬之膏油，火之所傳而已耶？

〔一〕「脂」原作「服」，據集甲卷十九、郎本卷一改。

〔二〕「妄指」原作「必求」，今從集甲、郎本。

赤壁賦〔一〕

壬戌之秋，七月既望，蘇子與客泛舟，遊於赤壁之下。清風徐來，水波不興。舉酒屬客，誦明月之

詩，歌窈窕之章。少焉，月出於東山之上，徘徊於斗牛之間。白露橫江，水光接天。縱一葦之所如，凌萬頃之茫然〔二〕。浩浩乎如憑虛御風〔三〕，而不知其所止，飄飄乎如遺世獨立，羽化而登仙。

於是飲酒樂甚，扣舷而歌之。歌曰：「桂棹兮蘭槳，擊空明兮泝流光。渺渺兮予懷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。」客有吹洞簫者，倚歌而和之，其聲嗚嗚然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訴。餘音嫋嫋，不絕如縷。舞幽壑之潛蛟，泣孤舟之嫠婦。

蘇子愀然，正襟危坐，而問客曰：「何爲其然也？」客曰：「『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。』此非曹孟德之詩乎？西望夏口，東望武昌。山川相繆，鬱乎蒼蒼。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？方其破荊州，下江陵，順流而東也，舳艫千里，旌旗蔽空，酺酒臨江，橫槊賦詩，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？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，侶魚蝦而友麋鹿。駕一葉之扁舟，舉匏尊以相屬。寄蜉蝣於天地，渺滄海之一粟〔四〕。哀吾生之須臾，羨長江之無窮。挾飛仙以遨遊，抱明月而長終。知不可乎驟得，託遺響於悲風。」

蘇子曰：「客亦知夫水與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嘗往也。盈虛者如彼〔五〕，而卒莫消長也。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，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。自其不變者而觀之，則物與我皆無盡也，而又何羨乎？且夫天地之間，物各有主。苟非吾之所有，雖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清風，與山間之明月。耳得之而爲聲，目遇之而成色。取之無禁，用之不竭。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，而吾與子之所共食〔六〕。」客喜而笑，洗盞更酌〔七〕。肴核既盡，杯盤狼籍。相與枕藉乎舟中〔八〕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〔一〕郎本卷一「赤」前有「前」字。

〔二〕三希堂石刻「凌」作「陵」。

〔三〕《文鑑》卷五「御」作「遇」。

〔四〕《文鑑》、三希堂石刻「滄」作「浮」。

〔五〕朱熹《朱子語類》卷一百三十謂「嘗見東坡手寫本」，「彼」作「代」。《書法》一九八一年第三期葉百豐《跋東坡書赤壁賦》，謂「月有盈虛圓缺，故曰『如代』」，「代」謂更迭，義似更勝。今仍作「彼」。以上有「逝者如斯」句，「彼」與「斯」相對而言。

〔六〕「食」原作「適」，今從集甲卷十九、《文鑑》、三希堂石刻。《朱子語類》卷一百三十謂「嘗見東坡手寫本」，「食」卽作「食」。又謂：「頃年蘇季真刻東坡文集，嘗見，問『食』字之義。答之曰：『如食邑之食，猶言享也。』」又，清李承淵《古文辭類纂》校勘記謂劉海峯先生「引明人婁子柔曰：佛經有『風爲耳之所食，色爲目之所食』語，東坡蓋用佛典云」。「食」又有作「樂」者，《朱子語類》及元李冶《敬齋古今註》卷八皆言及。《敬齋古今註》云：「一本『食』作『樂』，當以『食』爲正。賦本韻語，此韻自以月、色、竭、食、藉、白爲協。若是『樂』字，則是取下『客喜而笑，洗盞更酌』爲協，不特文勢萎爾，而又段絡叢雜，東坡大筆，必不應爾。所謂『食』者，乃自己之真味，受用之正也，非他人之所與知者也。今蘇子有得乎此，其間至樂，蓋不可以容聲矣，又何必言樂而後始爲樂哉！」《素問》云：「精食氣，形食味。」《啓玄子》爲之說曰：「氣化則精生，味和則形長。」又云：「壯火食氣，氣食少火。」東坡賦意正與此同。」

〔七〕集甲「更」下原註「平」。

〔八〕「藉」原作「籍」，據集甲、郎本、《文鑑》、三希堂石刻改。